

明

史

朝東港六百卷十一

列傳三十二

西北

胡子祺

王 崇 祐 弟

陶登

仲彭

通

劉仕

王 興 宗 弟

隨

贊黃

哲

王宗顯

王 興 宗 弟

王

觀

王 興 福 弟 蘇 恭 讓 弟

方

徵

呂文燧

楊

卓 羅 性

詹

俊

盧

熊 盧 熙 弟 弘 均

道

同

歐陽銘

徐 均

倪孟賢

郎

敏等

青文勝

朝子祺名壽昌以字行吉水人明師下吉安粹有寇

變民爲寇所脅者千餘人寇退大帥將盡殺之子祺
走謁營門力言從寇非民所欲殺之且失人心始得
免洪武三年以儒士選授監察御史先是帝嘗召諸
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有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
宜爲都者帝以天下甫定國家財賦轉輸悉資東南
重勞其民故遂已之詔以應天開封爲南北京臨濠
爲中都然而非帝意也至是子祺首上書請都關中
畧曰天下形勝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
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所不堪汴梁
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不足以

限禦戎馬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却諸
山非有穀函終南之阻澗澗伊洛諸水非有涇渭灑
澗之雄故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綿宗
社之祚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覽書稱善其後遂命
望太子巡行陝西爲擇文武諸臣扈從且諭之曰天
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
秦父老子弟益微示太子以遷都意及太子自陝西
還無幾時而薨會帝亦遂病於是卒不果遷子祺爲
御史尋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屢平寇獄凡祠廟不載
祀典者悉令撤毀聞宋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山谷中

卽舁出掙碎之已又改知彭州彭故有都江諸堰秦
時守李冰所鑿導江水以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鐵石
修之勞費不貲元季兵興堰廢民失水利旁堰田遂
不治子祺建議修築請以竹木代鐵石爲之衆初疑
不可就又謂當役萬人子祺曰得二千人足矣未幾
堰成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遷延平知府延平聽事
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去子祺至命焚祠
更作室其上居之妖亦遂息踰年卒於任子祺有惠
政吏民皆罷市走哭次子廣永樂中至大官自有傳
王佑者秦和人以教官試吏部授御史與子祺同爲

廣西按察僉事按察使尋迨咨以政體子祺曰刑新
國用輕典新附之地宜靜以蒞之佑曰蠻方之人素
昧名分漬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示勸懲後將難
治迨從之廣南稱治蜀平徙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
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當子祺之論建都也御史鄭
沂亦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四方所瞻依設官分職
當使內尊而外卑內重而外輕今兩京與在外知府
其秩同其稱名同甚失尊卑輕重之宜宜改應天知
府爲南京尹則體統尊稱各當矣太祖從其言即擢
沂尹之沂爲御史有聲常請郡各設推官一員專理

刑名又請多設遞運船以甦民力及牧馬兩淮開曠之地多見施行

陶堉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尚氣敢言彈劾不避權勢刑部尚書開濟勤敏有爲太祖頗信用之濟益驕恣肆巧詐以法中傷人人無敢言者堉仲劾濟奏事務持兩端伺上意又擅殺獄官專肆無人臣禮前在洛陽強役婦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掠其家財瀆亂人倫傷風教不可爲大臣帝時已廉得濟不法狀遂誅濟及其寮屬王希哲仇衍等堉仲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

司使福建多滯獄吏黃緣爲奸利。堙仲至卽按誅。賍吏數十人夙弊頓革。興學勸士。撫卹軍民。帝下詔褒異。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恣。堙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堙仲。因並逮。至京。歷訊坐大方罪。詔堙仲還官。堙仲上言。臣父昔爲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徙鳳陽。臣幼弱。依兄撫養。至於有成。今兄亦爲鳳陽軍吏。臣叨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竇戴天子孝治天下之意。帝特許。迎養去。徙籍。堙仲清介。自持祿入。悉以贍賓客。譽甚著。未幾卒。官時有彭通者。字萬里。南海人。亦自御史出。爲山

西叅教廉莖人不敢干以私孟人吳印故僧也以材
辨受知太祖官布政使嘗譖殺副使張孟兼有司謹
事之所請無弗應一日干通以事通斥辱之且聞於
帝帝亦不罪也尋致仕去卒於家

劉任軀字伯貞安福人父開開兄開與其弟開閏皆
以春秋應舉爲元官獨開不仕家居著書終其身仕
獲少受父學洪武初里人有忌仕軀者以里役陷之
爲安福丞張禧所辱仕軀心憤益以學自力扁所居
室以悠然晨夕讀書其中從遊者日衆洪武十五年
應賢舉策以表賢圖始之道仕軀條對畧曰取人

智古爲難求之以貌則偉於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考
以文則畱於學者或求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
於務者或心術之多非察之以言則佞於口者或力
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於譽者或實德之未孚以
是五者取人猶曰不然况乎郡縣諸臣舍是五者惟
取庸碌之流醫巫卜之子僥倖以寬其責顧欲至
治之與其將能手是故任一人不如任衆人自今學
校所貢宜令學官審之有司覆之其果經行修明然
後升之禮部有司所舉宜令縣官審之郡守覆之其
果行藝清淑然後進之吏部舉凡學官所貢有司所

舉每得全則錄以爲績每失全則紀以爲過及其考
課績多者陟過多者黜又厚祿秩以作其廉信刑罰
以警其墨如是則官得其人人稱其秩矣對奏稱旨
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司瓊州州在海外民夷錯居
其俗故獷悍不可盡繩以法且善用蠶每上官至輒
致所產珍貨爲贄受則喜以爲無猜嫌不受則懼且
致禍遂投毒蠱殺之由是仕宦者至瓊悉爲所汙無
得免者仕貲方以廉正自持旣蒞任又數有惠愛輕
徭理枉大得民俗之和雖御其贄夷人不忍害也故
時尋仕貲者張禧適誦丞瓊山以屬吏進謁夫慚怖

幾無敢仰視僭擬待之坦然與他吏等禧遂感服其
丕宿怒如此未幾朝議省僉事官仕貶亦例降遂改
授東莞河泊使二十三年遭風歿於水其同寮張仕
祥言諸宦乃得葬焉其後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
爲廣東叅政亦以廉潔著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
之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
此毀名汙行之漸也先是糧運由海道多遭風漂沒
溥身至廣嶺相度形勢命有司鑿石填壑修治橋梁
敷民車運民甚便之居官數年苟無重衣庖無兼饌
爲胥吏所誣逮下詔獄察屬餽贖皆辭不受曰吾豈

以患難易其心哉事白得歸卒

隨贊字從禮卽墨人性果敢有材畧洪武初以元故
官赴京授英山主簿陳友諒餘黨王玉兒以妖言聚
衆至數百人州帥勸之不克贊集民兵以方畧捕之
擒玉兒及其黨送京師帝悅召見宴賚之除知縣以
能遷袁州通判袁屢經兵革贊招徠流亡教以農業
田野墾闢民刻石頌之擢廣東按察使當贊爲令時
民有死於虎者贊移牒城隍之神忽有虎斃民死處
斲其首懸神祠虎患遂息人皆異之黃哲者番禺人
其詩以薦入翰林侍皇太子讀書出知東阿縣有異

政狼溪有物爲怪數啖人哲爲文禱於神風雷暴至
有鼉蛟浮水上怪遂息遷判東昌上疏陳時務十餘
事語切直帝怒欲罪之會行省奏治行寂乃釋不問
遂乞歸後追論在郡時細故坐死

王宗顯和州人僑寓嚴州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禮
遇之及進攻婺州不克城蘭谿而守之置宗顯幕中
太祖以婺州久不下親視師師壁蘭谿大海以宗顯
見太祖曰我鄉里也因命至婺城覘敵委寄甚密宗
顯潛行客舊識家盡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
太祖太祖甚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進攻城不卽

下而樞密同僉寧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內貳夜遣
都事絕城詣軍前請降開東門納兵與宗顯所刺事
合城已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
儒者博涉經史於是首開郡學聘名士葉儀宋濂爲
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自兵興以
來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未幾卒
官太祖之下婺也又以隸人王興宗爲金華知縣李
善長李文忠皆諫隸也何可牧民太祖曰興宗從我
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或先也居三年果以治行
聞遷判南昌改知嵩州僉院方集民爲軍興宗上奏

由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今軍民兩分若皆爲軍
何所徵賦帝曰善遷懷慶知府上計至京帝方以事
詰問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公勤不貪不須問蘇州
缺知府帝謂胡惟庸曰爲我擇一賢守守蘇未幾又
問曰曾得人否曰未也帝曰吾已得之矣王興宗可
速與牒令卽日到官在蘇三歲盛有政聲擢河南布
政使陸辭帝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宴而遣之
興宗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卒於官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
薦入太學擢知蘇州府公廉有威發姦摘伏民憚若

神有黜喪錢英屢陷官長莫敢誰何觀縛至庭捶殺之自是姦豪屏跡事聞太祖遣行人齎勅褒之勞以御酒歲大侵民多逋賦部使者督趣甚急觀乃延諸富人集郡衙飲食之使量出貲代貧民償所負辭指誠懇皆驩然應教逋賦以完朝廷嘉其能以觀榜勵天下與觀同守蘇者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賢稱姑蘇五太守並祀學宮時守郡有名者又有王興福蘇恭讓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知杭州時杭初附人心未安興福善於撫輯寬簡不苛民甚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攀留興福諭遣之曰非

余能惠父老父老自善守法令耳太祖嘉之擢吏部
尚書坐事左遷西安知府卒官恭讓王田人舉聰明
正直任漢陽知府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郡有重役
輒詣上官反覆陳說多得減省民蒙其利而知漢陽
縣者趙庭蘭徐人亦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
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應庭蘭獨言其縣無有民以
不擾故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庭蘭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洪武五年舉鄉試選入武英殿
授刑科給事中兼齊王府錄事嘗侍遊後苑與聯詩
句一日晚朝帝問徵知有母在次日賜白金馳驛歸

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爲懷慶知府徵志節瓌偉遇事
敢直言居郡時因呈變求言疏言風憲官以激濁揚
清爲職今乃計其事蹟多寡定爲優劣不聞旌廉拔
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
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
而河南叅政安然山東叅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
政使其何以示勸懲哉帝諭旨擢安然朱芾以議功
議能故爾言羅織者何人多徵贓罰者何官其實以
聞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事以對貶沁陽驛丞十三年
以事逮至京卒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處州盜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人將之與盜連戰破走之復縣城元令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爲營田司經歷擢知廬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會松江民作亂襲嘉興文燧柵內署率壯士拒守而請援於李文忠移兵擒之諸將因欲屠城文燧爭曰據城者賊也民何罪釋不問滿王戴入朝奉詔持節諭閩婆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嘗署名公牘者例籍其家帝曰朕知呂文燧誠信必不爲奸利且

歿於使事可念也特命勿籍

揚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進士授吏部主事踰年遷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行山中遇雨有伐木卒欲亂之婦不從且罵遂殺婦婦家得屍訴叅政鞠之拷掠竟夕同伐木者二十人皆引服吏抱其獄請署卓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十八人何罪兩卒大驚服罪驗刀斧皆實叅政曰員外何以知之卓曰卒二十必善惡異也二十人遇一婦亂且不能况殺之乎叅政曰善遂生十八人坐事摘鳳陽屯種召爲禮

部主事改杭州通判卓未至杭時兄弟爭田累歲不
決卓至垂涕不欲訊兄弟感悟弟曰兄田也我爭之
不義兄曰弟貧我不恤不義在我竟與弟田卓精吏
事吏不能欺而爲治尚寬恕民悅服焉謝病免卒卓
所厚善者同邑羅性字子理博學有行詎洪武初舉
於鄉授德安同知先是郡有大盜號糟李萬戶者捕
索久不獲株連繫獄者數百人性至郡有囊骸入告
言糟李實死者性辨其非是笞而遣之悉出所繫與
期十日得糟李即盡貸若曹衆叩頭願盡力七日果
得糟李嘗治蔬園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造軍器

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悉以充賦秩滿赴京坐擅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卒

唐俊字用章當塗人洪武初徵授磁州同知時兵革初定招徠流移撫恤備至民有訴掘地得金爲衆所攫者俊立衆於庭諭以大義衆感悟悉還所攫金民懷金謝俊笑却之嘗督民輸餉潼關會嚴寒車牛多死餉虧耗俊解銀帶易粟代輸及歸民製帶以償俊卒不受邑有蝗爲文額天蝗悉出境久旱俊作歌自責雨隨注居三年遷汝寧府通判治廨舍得窖錢役夫以獻俊曰此汝所得何與吾事盡畀之人服其清

操以疾告歸州民垂涕挽留卒於道

盧熊字公武英先武寧人後徙崑山父觀篤學有至
行熊與弟熙咸通貫經史工文章熊尤精篆籀元季
爲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迫遣赴京授工部照
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兗州知州政務愷悌不
爲赫赫名時兵革之餘閭閻凋敝會營魯王府又濬
兗州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事集而民不擾後以
簿錄刑人家屬坐累死先是熊嘗上書言州印篆文
譌謬忤旨至是竟得罪弟熙字公暨亦善筆札以薦
授睢州同知是時中原甫定歲復洊饑熙與民休息

惟恐傷之明年行知州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
見民克之雖民當入伍者千人撤熙追送熙令民自
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
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
牧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
此矣迫之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克役御史
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熙卒於官貧不
能喪官爲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塞道會大雨無一
人少却者明初征伐四出往往徵發舊卒入伍有王
坐弘者知寧海縣值靖海侯吳禎奉命收集方氏故

卒無賴子率挾私誣引平民台溫明爲之騷然士弘
曰吾寧得罪死不可誣民爲軍條上封事辭極懇切
帝卽詔罷之三府以安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洪武初薦授太常寺贊
禮卽出爲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
鞭辱縣中佐吏無所忌前令率不能堪同峭直少蘊
藉不避貴要凡軍衛非理者一切弗從民賴以少安
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動土豪
數十輩好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卽巧詆人以罪
人莫敢誰何同廉得之立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詣

亮祖以賄求且亮祖置酒召同酒次從容言之同屬
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
亮祖出遇被械者暴酷日中悉搏顙哀呼乞免亮祖
遽破械脫之富民羅氏以女納亮祖府中其兄弟因
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之亮祖亦奪去旣而以他事笞
同同積不平乃條其事奏之奏未至亮祖即先劾同
訕敖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會同奏亦至
帝始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
有骨鯁風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禹後
使甫到則同已死矣縣民爭悼惜之或刻木爲同主

祀於家有事卜之輒驗遂謹傳同死爲神焉當同未
死時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同方笞一醫未竟而本急
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
侯耶必笞竟始得遣自是上官益嚴憚之然同竟用
此敗亮祖既陷殺同帝召之還以同故罷其職鞭之
至死語在亮祖傳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賢才薦除江都縣丞兵荒
之餘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民有
繼母告其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
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曰此

天所以紓吾民也會部符徵漆卽出金市漆以輸遷
知臨淄縣常將軍引兵過臨淄卒入民家取酒不得
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往泣訴言邑令大
罵將軍將軍召銘詰曰汝何敢爾銘曰卒固王師民
亦王民也民被毆且死卒顧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
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抗國法常將軍意解
爲責軍士以謝已而徐大將軍軍至軍士相戒曰是
嘗抗常公健吏也慎毋犯由是境內帖然銘爲治廉
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藝或單騎行田間視民耕
穫勤惰勸勵之邑遂大治秩滿入覲卒是時又有徐

均爲陽春主簿亦以強直知名陽春故春州也地多瘴癘使者行部輒託故避去土豪得盤踞爲姦縣官至輒餽以厚賂從而把持之莫敢忤均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均叱問何人云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往就見均曰此非王民耶乃敢屈縣官不來且誅莫大老者乃肩輿入謁禮甚倨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安石榴數枚入饋皆黃金美珠也均不一視械送之府府官竟受賕縱歸歸而復致前饋均發怒欲捕治之而府檄下調均攝陽江陽江大治無何以憂去官

倪孟賢南昌人知麗水縣麗水民有賣卜者嘗于富
室不應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
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孟賢廉得實謂僚屬
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里使
善良者橫被惡逆名豈朝廷命官意耶卽具疏聞復
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帝命法司鞫實論告密者如
律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初帝以御史郎敏知
饒州府有樂平奸民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
詔率兵捕之敏力爲奏辨詔誅原告奸民而被誣者
盡釋之時事有冤抑有司得封章於朝而帝復垂意

元元卽命之吏有善政及民者亦下詔褒諭嘗遣
行人齎勅併鈔三十錠內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礎
又建陽知縣郭伯泰丞陸鑑爲政不避權勢遣使勞
以酒醴擢伯泰泉州同知鑑福州通判又丹徒知縣
胡孟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邑民詣
闕言在官多善政乞留帝並賜內尊降勅褒勞又坐
棄下獄民列政績以請者永州知府余彥誠與齊東
知縣鄭敏等十人皆復其官宜春知縣沈昌等四人
旋擢知府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寧遠典史王尚賢
爲廣西叅政祥符丞鄒俊爲大理卿靜寧州判元善

爲僉都御史芝陽知縣李行素爲刑部侍郎至如懷
寧縣丞陳希文宜興主簿王復春先以善政超擢己
而知其沽名肆貪旋置極刑所以風厲激勸者不遺
餘力以故其時吏治亦多可紀述云

清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
歲罹水患積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
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
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太祖憐
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爲額邑
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曆十

四年詔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論曰太祖起自田間深疾元末貪吏之害素矣泊於
臨御不憚刻意澄清以祛民患凡爲司牧計耳維時
有司兢兢奉法類能砥厲風撻卽治績亦徃徃可觀
然求如古循卓之選焜耀史冊者又何指不數屈耶
將無用威任法與德教相感其取效固自有別與由
是觀之馭吏之方亦在此不在彼也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三十三

汪河

趙秩沈秩

傅

安

周郭

讓

陳

誠

李

道

汪河舒城人少儻有大志嘗師余闕以文章知名
太祖渡江用爲行中書省椽數陳時務帝高其才進
大都督府都事會元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命河使察
罕議論稱旨已而其子擴廓帖木兒遣使尹煥章亦
以書幣來通好太祖即遣河與錢楨往報河至河南
擴廓遂留之太祖方有事陳友諒未暇校也久之遣
使以書遺擴廓俾遣河還其明年又遺書曰曩者遣

汪河報聘三年不返予竊疑之意者閣下方與李羅相競慮使者或泄其謀予竊以爲不然夫幽燕北襟居庸南阻三關此都會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此所謂伯王之基也閣下自得遠交近攻以圖大業顧計不出此方且千里裹糧與我爭江淮之利棄舊好而生新釁非策之得也夫兵勢旣分其力必薄是以李羅雖亡餘孽跳梁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閣下內無腹心之托外無蚍蜉之援勢孤力竭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若復益以東南之兵則四面並起將何以禦之

然則執我行人於閣下亦何利焉意者閣下不過欲
挾天子令諸侯如魏武之於漢乎然魏武能使公孫
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中皇后
太子皆在掌握然後畧定中原閣下自度能決此數
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古之爲國者非獨君善斷於
上也其臣亦善謀於下漢主待楚使以草具待亞夫
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今拘留之意雖出自閣下亦
以見謀臣又出陳平下矣事皆如此伯業其可得而
就耶倘能幡然改轍返我行人續我舊好救灾恤患
各保疆宇予爲閣下計當無便於此者吳元年春復

遺書曰予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王以興復
爲名提兵河北相距數千餘里繼聞先王捐館閣下
克承其緒先命使者跋涉而來予喜閣下能行先王
未行之事用是遣汪河報禮不虞反得罪於閣下獨
不知春秋已事乎當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
會盟以道如魯襄卽位衛使子叔來聘晉使武子來
聘魯亦以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不聞執
其使者齊桓伐楚屈完與盟晉人絕秦呂相先往此
交兵之間亦未聞執其使者古人豈不能爲閣下所
爲哉誠以所爭者小所失者大故不爲也今閣下地

非不廣兵非不多然而張思道操办於潼關李思齊
抗衝於隴右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變
於近郊予恐閣下自以為功成名立安於泰山坐使
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者也
是以奉書惓惓實欲盡愚誠竭忠計閣下何爲拒之
若是力哉誠能以春秋諸侯爲法卽擇使者將命且
命汪河錢楨南返豈惟不失前盟亦足以取信天下
否則禍患日嬰強敵日衆仇讐不解閣下必將悔之
前後凡七致書終不報亦不遣河洪武元年王師下
河洛擴廓遁走定西河始得歸河被拘凡六年完節

不屈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略擴廓竟
以致敗二年改御史臺侍御史九年立皇子橐廬爲晉
王拜河晉王左相親御便殿諭遣之居數歲卒於官
趙秩不詳何許人洪武三年爲萊州同知奉詔往使
日本至折木崖入其境拒弗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
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且援詔旨責其不奉皇
帝正朔王曰吾國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
小視我使使趙姓者覘我虛實用好言誅我而使者
所領水犀戰艦已環列海岸賴天之佑風霆波濤漂
溺殆盡自是絕不與通今天使亦趙氏豈昔蒙古使

之苗裔乎殆亦誅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办
之秩不為動徐曰皇帝聖神文武固非蒙古比我亦
非蒙古使者後爾不我信即殺我爾禍不旋踵矣况
天命所在人孰能違皇帝以禮懷爾孰若蒙古之以
兵襲爾者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廷秩禮遇有加秩遂
以其使入朝還海濱被掠人口是時天子數遣使招
諭海外諸國有沈秩者字仲庸烏程人是歲以福建
行省都事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往使渤泥既至其王
馬合謨沙倨坐不為理秩乃命譯通言曰皇帝撫有
四海海內外無不臣者渤泥彈丸地顧欲抗天威耶

王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卽吾君父也安敢抗
秩隨折之曰果如是王若何不敬乃率官屬受詔如
禮翌日王辭曰渤泥數被蘇祿侵擾國事不靖俟三
年然後入貢秩曰皇帝登大寶有年矣東則日本高
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止蕃北則蒙古諸部落
其貢使皆接踵於道王遣使已晚何謂三年王許之
已復畏蘇祿欲止秩見其相王宗怒厲聲曰爾謂蘇
祿非中國臣耶蘇祿尚稱臣爾國何有宗怒乃以白
玉瀕行秩卻王贈遺王又惑左右言謂其使曰天使
不受刀布若等殆不生還矣秩復走王所曉譬之王

舉酒酌地。願天使早抵中國。亦願渤泥使得即還。
遊邦。穢遠。以其使至。不有揚載者。書官行人。凡再使
則。本還。復使。瑰。球。皆有功。帝嘉之。賞養有加云。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洪武中起家都督府吏。改通事。
授序班。以才擢兵科給事中。二十八年。太祖將通西
域。命安與給事中郭驥。御史姚臣。中官劉惟等。費璽
書。金幣。率將士千五百人。以行。安等於是出嘉峪關。
西行。八百里。抵沅沙。又西北行二千餘里。至哈梅里。
西涉瀚海。行千三百里。至火州。又西行至亦刺八里。
又西行三千里。至撒馬兒罕。所至。宣天子威德。頒賜。

金帛其酋長多稽首願通貢惟撒馬兒罕酋長曷倭
不順命謂中國去我遠天子無如我何也安等反覆
開諭陳詞慷慨其酋終不聽遂羈使者不令還既而
欲誇其國廣大道使者由小安西至討落思安又西
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魯諸城周行萬
數千餘里閱六年始返其國安等始終不屈節竟留
不遣至永樂五年其酋長死乃遣使臣虎返達等送
使者還於是安等羈絕域十三年矣出使時年方壯
地歸鬚髮盡白同行者多物故將士得還者十七人
撒已安等至闕下天子大喜厚養之賜安第東華門

外改官禮科給事中安等爲言其國王帖木兒駙馬也死今其嗣者駙馬孫哈里也天子於是遣指揮二人往祭其故主而賜今王銀幣自是西域使者接踵中國矣明年其王遣使貢馬詔安等與其使偕行賜以珍幣並頒賜哈烈諸國又明年撒馬兒罕哈烈及麥州諸國各遣使隨安等入朝貢西馬五百五十匹天子大喜復遣安等送使臣還國頒賜諸王九年別失八里王馬哈麻遣使貢方物時安等已還朝復詔送歸其使璽書諭馬哈麻毋與瓦剌構兵所以頒賜甚厚計一年馬哈麻及火州柳城土魯番諸君長咸

遣使隨安等詣闕下貢海青名馬厚賚之道他使者
送還其國明年使者歸言馬哈麻有母及弟之喪天
子欲懷遠人復遣安廣璽書慰問賜之文綺十三年
其國遣使者告馬哈麻之喪且貢方物天子憐之遣
安往祭封其從子爲王其使者言國人與哈烈有隙
將交兵時天子方欲輯寧殊域爲賜璽書諭以保境
睦鄰之義已聞其臣忽歹達輔相四世國人信服並
賜璽書褒諭賚以絲幣安前後使絕域者六奉將威
命殊方君長稽首稱臣効職貢者相屬天子深嘉之
頗有賜養至是使還自陳衰老乞骸骨歸鄉里天子

僂詔不許命食祿京師不視事已而念安有母在俾
奉養不復遣宣宗立安請勅命吏部以未經考覈執
不許帝曰安爲朝廷通使西域其勞多矣可循常例
乎遂給之宣德四年安卒特賜祭始與安全使西域
者郭驥亦有才辨旣歸自西域爲天子所器永樂七
年遣北司汗本雅失里新立有言其欲通好中國者
天子聞之喜遣驥偕一都指揮賫璽書金幣往諭旣
至可汗殊無通好意驥反覆諭之不聽竟殺驥天子
聞之太怒於是定北伐計當是時天子以中國又安
府藏充實遂欲勤遠畧由是南平交趾西下西洋東

招野合黑水諸部女直北興捷伐之師而西域卜花
兒渴石諸國多未遵正朔修歲貢於是頻遣使臣而
其時以奉使著稱者自安驥外又有陳誠周讓誠字
子實吉水人洪武中舉進士以行人使沙里畏兀兒
立安定曲先阿端五衛又使塔灘里招諭夷人尋偕
全官呂讓使安南命還所侵思明地卻其贖還擢翰
林檢討歷吏部員外郎永樂十一年哈烈入貢詔誠
偕中官李達戶部主事李暹等送其使臣還遂頒賜
西域諸國誠等於是適歷哈烈撒馬兒罕俺都淮八
魯商迭里迷沙塵海牙達失干卜花兒塞藍渴石養

夷別失八里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凡十七國
論以天子神聖中國廣大所以招懷之意其君長欣
然咸欲自達於天子於是各遣使者隨誠等入朝貢
文豹名馬珍寶之屬誠所過輒圖其山川城郭志其
風俗物產爲西域記以獻天子大悅所以褒賚甚渥
擢誠卽中餘進秩有差十四年哈烈撒馬兒罕俺都
淮與失刺思諸國復遣使入貢天子嘉其誠詔誠偕
中官魯安等送使者歸所過州郡置宴並頒賜俺的
干赤兒弗罕諸部其明年諸國復各遣使隨誠入貢
天子以誠奉使勞擢廣東叅議十八年哈烈撒馬兒

罕八答商及于闐復遣使貢名馬詔進誠右叅政偕
中官郭進等往諸國報聘使還累官右通政卒誠數
奉使轍迹遍於西土所至酋長服其威信由是麒麟
獅象諸異獸歲進尚方殊邦異域之寶充扈內府天
子心益侈益發使招徠旁午於道而中國所費亦不
貲西鄙之民力疲馬周讓者始爲吏永樂元年以能
擢戶科給事中三年天子欲遣使招諭大古刺諸番
乃命讓偕中官楊瑄賫金幣往至則其酋潑的那浪
不拜詔讓等責之其酋怒曰吾居此知受拜而已馬
知拜人遂徙使者南難河不遣讓等亦不屈久之有

言於其首曰中國以撫我來乃拘其使我實不直倘
中國舉兵壓境我安能抗之其酋悟乃禮謝使者
先遣使隨千戶孟景賢入貢繼遣使送讓等還且謝
罪天子悅厚禮其使者使者因言其鄰境別部有六
白小古刺曰底馬撒曰蔡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
塔皆居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咸願內屬乞設
官統理因招諭旁近未附者天子從之以太古刺底
馬撒地大乃設宣慰司二餘並爲長官司復遣讓賚
詰印勅符就拜之自是西南諸番咸通上國朝貢不
絕矣明年讓等還言潑的那浪發兵攻底板孟倫八

家塔據其地虜其酋以去請討之天子不欲勞師遠外乃賜璽書曉諭俾釋其人還所侵地是時中國威靈輝赫使者所至遐方君長無敢不順命而中官使西南夷道經鎮康者爲其知州曩光所遏奪所賣幣物事聞不詔詰問曩光恐遣使入朝乞宥罪乃復命讓偕行人方濬往諭之讓起刀筆頗使異域皆不辱命一時稱其能與誠全奉使李暹長安人起家鄉舉以主事使西域後凡五奉使積官至戶部侍郎亦以吏能聞而是時通西洋者中官鄭和功最著自有傳論曰明初韃譯之國東南盡海外百蠻西北極於蔥

嶺可謂盛矣其時奉使絕域皆在廷之選用能宣布
德威不辱君命如汪河傅安風節不減子卿即趙秩
陳誠諸人才辦縱橫亦居然隨陸之亞也然漢通西
域猶曰斷匈奴右臂不惜竭中國之力以奉之而明
之遣使四出則徒欲示誇大於遠人而已不煩一兵
坐受方貢固未爲失策若格以旅獒之訓亦豈得云
有當乎明王盛德不貴異物却馬閉關其意自可深
長思耳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三十四

齊泰

黃子澄

方孝孺

胡子昭
鄭公智

盧原質
劉政

鄭居貞
方法

林嘉猷
樓璉

廖鏞

林右

章樸

齊泰，涿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太祖神像，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二十八年，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常問泰遺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盡。太祖大奇之，疾大漸，召泰受顧命，輔皇太孫建

文帝素重秦命與黃子澄同奉國政尋進兵部尚書
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地嫌勢逼遣詔諸王臨邸中
毋奔喪王國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諸王謂秦矯皇考
詔間骨肉皆不悅秦嘗使燕燕王厚餽秦秦受而致
措朝請為兵費建文元年朝議削奪諸藩秦欲先圖
燕黃子澄不可燕兵起首以誅秦為名帝方委任秦
凡兵事悉以付之秦遂請檄天下削燕屬籍聲罪
致討或難之秦曰明其為賊敵乃可克名正言順以
何疑焉遂定議伐燕拜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與李
堅寧忠等分道進兵已而炳文兵敗子澄薦李景隆

代將秦極言其不可于澄不聽其冬景隆敗帝有懼
急會燕王生書極諫秦于澄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
而極留之京師俾秦密議景隆遣燕王書言二人已
屏竄可息兵歸藩燕王不聽至明年威虜捷於東昌
帝善會二人任職如故及夾河之敗復解二人官求
罷兵燕王曰此緩我也進益急尋召秦還未至而京
城不守秦走之外郡謀興復時購秦急秦所乘白馬
慮易識以墨塗之馬行稍遠汗流墨脫有識之者曰
此秦尚書馬也遂被執赴京不屈死之籍九族從兄
弟敬宗等皆坐死妻女沒入教坊子甫六歲得免死

給配仁宗時赦還世宗時溧水知縣謝廷蒞建中山
書院祀泰神宗時知縣徐良彥以其裔孫承恩為諸
生奉泰祀福王時贈太保謚節愍

黃子澄名混以字行更字伯淵分宜人洪武十八年
舉會試第一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修撰伴讀東
宮累遷太常寺卿建文帝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
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衛
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其誰能走漢七
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
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為謀可無慮矣此即位命

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恭同倚任謂曰先生無忘東
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曰不敢遂與齊恭謀削諸王恭
欲先燕子澄執不可曰周齊湘代岷諸王自太祖時
已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必先周周燕同母弟
則周是剪燕手足也會有言周王櫛不法者遂命書
國公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齊三王櫛至廢為庶
人幽代王絳於國以兵圍湘王栢於荆栢自焚死執
齊王搏囚之京師廢岷王榘為庶人周王之就執也
下燕議其罪燕王上書申救帝覽書惻然謂事莫如
且止子澄與秦力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上婦人之

仁兵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又入言曰周王已廢所慮獨燕耳不亟圖之使得漸為謀非計也去燕他無足患矣帝終猶豫曰朕即位未久連燕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時燕王已疑懼稱病以世子及兩郡王在京遂稱病篤乞三子歸燕恭即欲收之子澄又曰不可若收三子則彼先發有名且得早為備不如遣歸示以不疑乃可襲而取也竟遣之還已悔而追之不及子澄又入請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先人者制人因其稱病而襲之不可緩也帝曰燕主勇而有謀善用兵恐猝難圖乃止燕師起遂以誅

秦子澄為名帝命耿炳文為大將帥師討燕炳文敗
帝憂之召問于澄于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
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因薦李
景隆代炳文秦爭之不得初景隆妄自負文武才臨
行于澄問以方略不知所對始大憂悔及景隆屢敗
召還赦不誅于澄慟哭請正其罪帝不聽于澄拊膺
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燕師數勝
解于澄官已而復之及燕兵日南樓謫于澄密令募
兵於外于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姚善偈義勤王
善止言于澄才畧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間遠以快敵

人乃獲名于澄未至而京城破于澄欲與善航海乞
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所告俱被執
于澄至京師咸祖親詰問之于澄抗辯不屈被磔死
年五十一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一于暨姓
名為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中進士黃表其後
云楊任洪武中由人材起家歷官袁州知府時致仕
匿于澄於家被執任磔死二于禮益俱坐斬親屬戍
邊福玉時贈于澄禮部尚書益節愍贈任太僕少卿
希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備
歲孝孺生時有大星墜其所幼警敏雙眸炯炯如電

讀書中盈寸，鄉人目為小犛子。年十四五，從父宦遊，
齊魯間覽母聖賢遺蹟，慨然奮興，自謂顏閔未可幾，
及使典將，爰同時，豈符讓之世，無孔子安所得師，聞
者異之。洪武八年，克勤被誣，下獄，謫戍江浦。孝孺上
書乞代，求報歸而師。宋濂、溱、深器之，濂及門多天下
精者。至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孫伯衡亦皆自
謂弗如。孝孺病，宋視之，醫恆以明玉道致。太平為已
任，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
獨哉哉！」從濂入京，濂侍太祖，受命作筆，芝甘露頌，賜
酒，大醉歸。孝孺見濂醉，寢私為代草，比明濂愕曰：「死

矣上命作頌辭甚誤不為今何及矣孝孺乃進所屬
草濂携以入太祖覽之曰此非學士筆濂頓首謝言
寶臣門人方孝孺作太祖喜召見議一論五策立就會
憲勤履坐空印事孝孺將卒跪中理而克勤卒扶喪
歸葬哀動行路已復從濂卒業凡四載辭歸濂已致
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者不獲為文籲天願
減志算以延師齡十五年吳沈揭樞薦孝孺可大用
召至陳說稱肯賜緋袍腰帶以平巾往見東宮宴禮
辭致愉款其坐几孝孺正之乃坐太祖喜謂太子曰
此孺也當老與才輔汝禮遣還後為仇家所逮逮至

高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廷臣又薦至入對時
太祖方重臧斷以孝孺儒者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
將隳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
聲聘為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義王尊以殊禮召對
不名類其讀書之虛曰正學建文帝即位召為翰林
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與董倫同侍經筵倣顧問帝
好文小與孝孺討論周官法度凡國家大政事輒咨
之每讀書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或命孝孺就
御筆前批答時方召諸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
書孝孺皆為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王

稱兵北平廷議討之凡詔令檄諭皆出孝孺手建文
三年燕兵掠大名上書指斥帝以書示孝孺孝孺曰
燕兵久頌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罷但懇令遼東諸
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虛濟橋北平彼必
踴援棗窰我以大軍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
至宜且與報書往送諭月使其將士之心稍懈懈則
衆雖我謀定勢合然後進而蹙之不難圖矣帝命孝
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忠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
兵歸國又為宣諭數千言授岩持至燕軍中密散諸
將士此至者匪宣諭不敢出燕王復遣指揮武勝奉

書請盡撤諸道兵帝將許之孝孺曰陛下即欲罷兵
兵一散即難復聚彼長驅北闕何以禦之願毋為所
惑及燕兵克復真孝孺進曰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
長舟楫我據天塹之險與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
然之命諸將集舟師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
江或勸帝幸浙或言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
四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燕兵入孝孺聞帝自
焚服斬衰晝夜哭鎮撫伍雲執之以獻不屈繫獄先
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
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

領之至是使其門人廖鏞廖銘諭意孝孺怒斥之成
祖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慰勞曰
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
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
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
家事先生無過勞苦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大書數字云云投筆於地且哭且罵
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成祖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
汝十族令以刀抉其口至耳復繫之獄拘其宗族及
母妻黨脅之執不從遂弃其門生朋友等為十族誅

之然僕樂孝孺於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
降亂難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
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乎哀哉兮
燕不我危時年四十六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
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教亦賦詩一章而死妻
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
族親友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工為文章醇深
雄邁每二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
罪至死門人王徐潛錄為侯城集成化中謝鐸等始
編為遜志齋集四十卷行於世仁宗即位諭羣臣曰

方孝孺等皆忠臣其親黨宜從寬貸而孝孺已絕無
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履洪武二十五年嘗上
書闕下請減膳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誦成慶遠衛
以軍籍復免至是孝履子琬得釋為民世宗時松江
人俞斌謬稱孝孺後謂當捕錄方氏時寧海典史魏
澤藏其幼子德宗屬孝孺門人俞允携之松江遂為
俞姓一時士大夫信之為纂歸宗錄既而方氏察其
偽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
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福王時贈孝孺太師謚
文正妻鄭謚貞慈弟孝友贈翰林侍詔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榮縣人孝孺為漢中教授
子昭往從之蜀獻王薦為縣訓導建文初預修高廟
寶錄按檢討遠山東按察僉事權刑部侍郎燕兵至
坐方黨死福王時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謚介愨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孝孺姑子也由進士授編脩
歷官太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白燕兵至不屈被殺
茅原朴等皆死福王時贈禮部尚書謚節愨

鄭居貞蘇州人父潛潞州同知有文名居貞洪武中
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遷禮部郎中出為河南左叅政
善於其職孝孺為漢中教授居貞常以詩勗之後坐

方黨死

林嘉猷初名昇以字行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萬里追送人高其義與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孝孺孝孺喜曰匡我者二子也建文初入史館為編脩尋遷山西僉事嘗被詔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以告孝孺建文帝因遣錦衣亦斤張安筠燕與內使黃儼問世子謀洩事遂不成後坐方黨被逮不屈死福王時贈太僕卿謚穆慈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孝孺薦之蜀王召至成都數為王陳河間東平賢行王甚悅之建文時舉賢良為

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坐方黨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應建文元年鄉試孝孺賞其文
有烏中孤鳳之目被屠首燕兵起草平燕策將上之
朝卧疾未行數問家人燕得毋渡江乎家人慮其病
不以告久乃知之痛哭嘔血死或云隱居不仕以教
授終

方汝寧伯通桐城人孝孺考試所得士授四川都司
斷事成祖即位諸司未賀當著名技筆而出曰舊君
安在此名節所關死矣庶可見方先生乎尋遷入京
詔奪次日至安慶告我次望江家人以告再拜於舟

曰吾得盟先父鄉可矣遂沈於江屍不可得妻鄭收
其爪髮於中笥謹藏之守節四十年臨卒命以爪髮
納懷中斂焉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歷主簿知
縣擢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初以文學舉入翰林官侍
讀成祖命孝孺草詔不屈死政命璉懼不敢辭歸
隱邑无妻子問慰曰得無傷乎先生耶璉曰我固甘
死正恐累汝革舟其女自經死或云草詔乃括蒼王
景文去無錫王達

廖鏞德康侯采忠之孫父權嗣封鏞以嫡子任散騎

令及成祖即位以鏞與茅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
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尚不識箇是字孝孺死鏞銘
檢遺骸瘞之已廖氏亦見收鏞銘逃去尋被獲論死
茅鉞反從父指樺僉事昇俱成達母湯氏東甌王和
女也并銘女入浣衣局福王時贈鏞德慶侯銘都指
樺

林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中為中書舍人與孝孺友
善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稟皇太
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棄官歸聞孝孺死為位哭於家
成祖召之不至械至京猶欲官之右對曰罪人逃死

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成祖怒剗之死
福王時贈禮部尚書謚貞穆

章樸寧海人永樂二年進士為翰林庶吉士雅慕孝
孺為人收藏其文集私自展讀讀已輒歎歎感嘆與
本語輒痛悼不置後坐事繫獄同繫序班楊善紹取
文集觀之因言於朝樸坐死而善得釋善後爵至興

濟伯

論曰建文帝柔弱之主耳獲佐之以齊黃首倡削奪
夫失宗親之意及強藩稱兵向關則又制禦寡謀束
手持斃誤人家國之咎將安所追乎孝孺儒生也一

且得君預政，既意復古，惟懼之事實所未諳，卒之國
破家亡，嬰禍最慘，論者鮮不憐之。嗚乎！殺身成仁是
矣，如國事何？恐亦非先帝付託之遺意也。悲夫！